

周

禮

正

義

周禮正義卷五十八

瑞安孫詒讓學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周  
徧也達道路者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疏掌  
九州之圖者卽大司徒職所謂天下土地之圖此官掌案圖以  
及其險要形勢及道路遠近云九州者明司險道路之事及要  
服而止九州以外不必徧及也九州詳職方氏疏云以周知其  
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者說文昌部云阻險也國野險阻  
有守禁者及道路所通皆攷圖以知之管子地圖篇云凡兵主  
者必先審知地圖轅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  
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

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然後  
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 注云  
周猶徧也者司會注同云達道路者山林之阻則開鑿之者賈  
疏云謂若禹鑿龍門之類云川澤之阻則橋梁之者說文木部  
云梁水橋也合方氏注云津梁相湊不得陷絕是也賈疏云謂  
若十月車梁成之類是也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  
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五溝遂溝洫滄川也五涂徑畛涂道  
路也樹之林作藩落也疏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  
固者說文言部云設施陳也惠士奇云管子度地篇曰水之出  
於山流於海曰經水水別爲他水曰枝水山之溝一有水一無  
水者曰谷水水之出於溝流入大水及海者曰川水出地而不

流者曰淵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注之因而阨之乃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之是爲司險所設之五溝其設之之法先具備水之器籠甬板築土車兩輦藏於里中常以朔日出具闕之取完堅補弊久去苦惡而以冬少事之時令其徒以次積薪水旁其積之也以事之已其作之也以事未起大爲隄小爲防地不生草者必爲之囊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埤增之樹以荆棘以固其地雜之以柏楊以備決水民得其饒是爲流膏令其地之民守之往往而爲界司險職所謂樹之林以爲阻固其大略如此

注云五溝遂溝洫澮川也五涂徑眡涂道路也者賈疏云遂人云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眡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十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是也此五溝五

涂而言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則非遂人田閒五溝五涂但溝涂所作隨所須大小而爲之皆準約田閒五溝五涂其溝上亦皆有道路以相湊故以五溝五涂而言之也案賈說未允爾雅釋水云水注谷曰溝說文水部云溝瀆也釋名釋水云水注谷曰溝田閒之水亦曰溝溝構也縱橫相交構也又釋道云涂度也人所由得通度也是溝爲注水之通名涂爲行路之通名故五溝總稱溝五涂總稱涂也賈以此官主達道路而不掌治田故謂此五溝五涂非遂人田閒之溝涂蓋卽謂匠人之構溝及經涂環涂野涂等皆不爲田設也但經明云五溝五涂注卽據遂人職爲釋則不如賈所說竊謂此官所設溝涂自兼匠人遂人兩職而言凡田閒之溝涂其近野涂者此官亦兼守治

之經云五溝五涂固通大小經緯之言矣云樹之林作藩落也者卽因林木以爲阻固掌固所謂樹渠也林亦卽荆棘榆柳之屬於溝涂之旁樹以爲藩籬所以遮圍行人使不踰越也齊民要術有作園籬法亦種酸棗柳榆等剝編爲巴籬與管子度地篇所謂樹以荆棘上相穡著者正同互詳掌固疏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有故喪災及兵也閉絕要害之道備姦寇也疏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者藩亦謂作藩落以遮遏行人也說文丑部云窳室也土部云塞阻也此塞卽窳之段字阻路卽上山林川澤之阻及五涂之路其通達者國有故並藩塞之二云以其屬守之者賈疏云謂使司險之下胥徒四十人之屬守其要者其餘使其地之民爲守

也云唯有節者達之者賈疏云節爲道路用旌節也案大司徒職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于王門令無節者不行于天下卽此職有故止行者也 注云有故喪災及兵也者宮正注云有故凡非常也此三者皆非常之變賈疏云喪謂王喪災謂水火兵謂寇戎之等詒讓案喪殆亦兼大札言之朝士云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是也云閉絕要害之道備姦寇也者淮南子主術訓高注云塞閉也以經云阻路卽要害之處潘塞皆是閉絕之若國策秦策云塞轅轅緱氏之口是也

掌疆闕

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道治治道也國語曰候不在竟讖不居其方也禁令備姦寇也以設候人者選士

卒以爲之詩云彼候人兮荷戈與祓疏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  
禁令以設候人者賈疏云以其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徒百  
有二十人以道路多故設官及徒亦多也詒讓案左昭二十三  
年傳明其伍候孔疏云賈服王董皆作五候董云五候候四方  
及國中之姦謀也董遇說與此經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文合  
若然此官分方設之四方方各上士一人下士二人徒二十人  
國中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徒四十人與 注云道治治道也者  
謂治道路辨護司察之事與遂師道脩爲脩除異也云道治者  
到文云國語曰候不在竟譏不居其方也者周語云定王使單  
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覲矣道筭不可行也  
候不在疆司空不視涂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投館韋注云候候



人也掌送迎賓客者疆境也彼文作候不在疆此引作竟者鄭以義改之彼候人不居四方單襄公議之明常法方各設候人居當方竟上而治其道也遺人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卽候人往來所居矣云禁令備姦寇也者亦謂道路議察之禁令所以備姦寇之竊發也云以設候人者選士卒以爲之者謂候人之長自選其徒屬也經例舉其官之徒屬者皆曰人若內饗之饗人大祝之甸人射人之僕人是也其官長本名人者亦不易其稱若此設候人卽本職之徒屬度人正校人卽校人之屬官圍師圍人是也賈疏云卽徒百二十人皆是甲士與步卒之內爲之也案此當選鄉遂之羨卒習甲兵者爲之以備姦寇亦追胥之事故得以羨卒更番其役也賈說未析引詩云彼候人

今何戈與祲者曹風候人篇文毛傳云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何揭祲爰也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孔疏云此說賢者爲候人乃身荷戈祲謂作候人之徒屬非候人之官長也案此引詩文亦證徒屬得通稱候人尊卑不嫌同名之意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竟方治其方來治國事者也春秋傳曰晉欒盈過周王使候人出諸轅轅是其送之疏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者此亦毛詩候人傳道路送迎賓客之事帥而致于朝謂來時迎而道之聘禮過邦假道曰請帥注云帥猶道也請道已道路所當由國語周語云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章注云導賓至于朝出送之境是朝聘賓客亦候人迎送之與掌訝爲官聯也經唯言方治者文不具耳

注云方治其方來治國事者也者若訝士云四方之有治于  
士者亦方治之一端也賈疏云謂國有事不能自決當決于王  
國或有國事須報在上皆是也云春秋傳曰晉欒盈過周主使  
候人出諸轅轅是其送之者襄二十一年左傳晉欒盈出奔楚  
過於周周西鄙掠之王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  
諸轅轅杜注云候送迎賓客之官也彼出諸轅轅是送之出竟  
之事故引以爲證賈疏云彼云候鄭君以義言之故言候人也  
環人掌致師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古者將戰必使勇力之士  
犯敵焉春秋傳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  
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蕞  
代御執轡御下捫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

敵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之疏注云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者左宣二年傳云致果爲毅杜注云致謂達之於敵此致義與彼同以其志在必戰致而示之於敵求速戰亦謂之挑戰周書克殷篇云陳于牧野帝辛從武王使尙父與伯夫致師孔注云挑戰也國語晉語云公令韓簡挑戰史記項羽本紀集解引臣瓚云挑戰撻媯敵求戰古謂之致師是也云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焉者賈疏云按文十二年秦伯伐晉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若使輕者肆焉其可注云肆突言使輕銳之兵往驅突晉軍隱九年北戎侵鄭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注云勇則能往無剛不恥退案賈引文十二年左傳注與杜異蓋賈服義引春秋傳者左宣十二年

晉楚戰于邲傳文摘杜本作兩左傳釋文云兩徐云或作兩鄭  
所據與徐引或本同杜注云靡旌馳疾也摩近也左車左也葢  
矢之善者兩節也掉正也示閒暇折馘斷耳引之者證勇力之  
士犯敵致師之事察軍慝慝陰姦也視軍中有為慝者則執之

**疏**注云慝陰姦也者慝之言匿也謂姦謀陰匿者匡人注云慝

姦偽之惡也左昭十五年傳日入慝作杜注云慝姦惡也釋名

釋天云慝態也有姦態也云視軍中有為慝者則執之者謂在

軍陰為姦慝謀逃畔及惑眾者則執而誅之賈疏謂欲陰私為

姦取此軍之事在彼言之則與下謀賊同非經義環四方之故

卻其以事謀來侵伐者所謂折衝禦侮**疏**注云卻其以事謀來

侵伐者者攷官注云環猶卻也以勇力卻敵謂彼以事謀來侵

伐環人則豫卻之也云所謂折衝禦侮者毛詩大雅絲傳云武  
臣折衝曰禦侮卽鄭所本淮南子說山訓云故國有賢君折衝  
萬里高注云衝兵車也所以衝突敵城也言賢君德不可伐故  
能折遠敵之衝車於千里之外此皆先事卻敵之事故舉以爲  
釋巡邦國搏謀賊謀賊反間爲國賊疏巡邦國者邦國謂王國  
凡王畿之內更迭巡行之云搏謀賊者說文手部云搏索持也  
謂遇有謀賊則搏執繫治之此與巡邦國爲二事實疏謂巡侯  
國有謀賊搏提取之非也環人王官豈能爲侯國搏謀賊乎明  
亦謂畿內之謀賊耳 注云謀賊反間爲國賊者掌戮掌斬殺  
賊謀而搏之注云謀謂姦寇反間者說文言部云謀軍中反間  
也左宣八年傳晉人獲秦謀釋文云謀閒也今謂之細作孫子

用閒篇云用閒有五有因閒有內閒有反閒有死閒有生閒因  
閒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閒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閒者因其  
敵閒而用之死閒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閒知之而傳於敵閒也  
生閒者反報也案謀賊爲一事大戴禮記干乘篇云飭五兵及  
木石曰賊以中情出小曰閒大曰謀卽此經謀賊之義賊謂私  
蓄兵養士欲爲寇畔謀謂行反閒以內情輸敵者掌戮注亦以  
賊與謀爲二此注似誤并爲一當以掌戮注爲正訟敵國敵國  
兵來則往之與訟曲直若齊國佐如師疏注云敵國兵來則往  
之與訟曲直者說文言部云訟爭也廣雅釋詁云訟責也謂至  
敵軍與爭辯曲直陳義以責之也云若齊國佐如師者春秋成  
二年經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僖如公孫嬰齊帥師

會晉郤克衛孫良夫魯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左傳說國佐與晉人爭以蕭同叔子爲質及使齊之封內盡東其敵事甚詳亦是敵國來伐使與訟出直故引以爲證也揚軍旅爲之威武以觀敵詩云惟師尙父時惟鷹揚疏注云爲之威武以觀敵者說又手部云揚飛舉也漢書五行志顏注云揚謂振揚張大也國語周語云祭公謀父曰先王耀德不觀兵揚軍旅所謂觀兵也引詩云惟師尙父時惟鷹揚者大雅大明篇文毛詩惟並作維毛傳云鷹揚如鷹之飛揚也鄭箋云尙父呂望也尊稱焉引之者證軍旅當揚威武以觀敵之事降圍邑圍邑欲降者受而降之春秋傳曰齊人降鄆疏注云圍邑欲降者受而降之者說文邑部云降下也又邑部云



各服也經典皆借降爲各言出師征討圍其城邑有自服下者則就而受之引春秋傳曰齊人降鄆者莊二十年經文穀梁傳云降猶下也鄆紀之遺邑也引之證降圍邑之事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鄭司農云挈壺以令軍井謂爲軍穿井井成挈壺縣其上令軍中士眾皆望見知此下有井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挈轡以令舍亦縣轡於所常舍止之處使軍望見知當舍止於此轡所以駕舍故以轡表舍挈畚以令糧亦縣畚于所當稟假之處令軍望見知當稟假于此下也畚所以盛糧之器故以畚表稟軍中人多車騎雜會謹嚴號令不能相聞故各以其物爲表省煩趨疾于事便也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者此皆大

師在軍憲令之事此官掌縣壺在軍或縣挈器物以布令故井  
使掌之尉繚子戰威篇云夫勤勞之師將必先已暑不張蓋寒  
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孰而後飯軍壘成而後  
舍然則令軍井者以資飲令軍糧者以班食令軍舍者以表壘  
舍也 注鄭司農云挈壺以令軍井謂爲軍穿井井成挈壺縣  
其上令軍中士眾皆望見知此下有井者挈縣持也詳敘官疏  
云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者敘官注云壺盛水器也盛飲盛  
水義同云挈轡以令舍亦縣轡於所當舍止之處使軍望見知  
當舍止於此者天官敘官注云舍行所解止之處此舍亦謂軍  
所止宿之處與大司馬芟舍量人營軍之壘舍義並同云轡所  
以駕舍故以轡表舍者說文絲部云轡馬轡也一切經音義引

字書云轡馬廐也所以制牧車馬也家語執轡篇王注云轡繫  
軾前者釋名釋車云轡拂也牽引拂戾以制馬也轡所以駕車  
軍止則車舍不駕故縣轡以表舍止之處也云挈畚以令糧亦  
縣畚于所當稟假之處令軍望見知當稟假于此下也者于注  
例並當作於各本並誤說文米部云糧穀也後漢書張禹傳禹  
上疏求入三歲租稅以助郡國稟假李注云稟給也假貸也軍  
士當稟給假貸糧穀故縣畚以表儲糧之處也云畚所以盛糧  
之器故以畚表稟者說文又由部云畚畊屬蒲器也所以盛糧  
公羊宣六年何注云畚草器若今市所量穀者是也齊人謂之  
鍾又左傳宣二年杜注云畚以草索爲之筥屬列子黃帝篇云  
商丘開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是畚爲盛糧之器故以表稟假

軍糧之處也云軍中人多車騎雜會謹嚴號令不能相聞故各以其物爲表省煩趨疾于事便也者于亦當作於明經挈壺齎審令軍井舍糧各假物以表事所以省號令之煩使眾疾見也案賈大司馬疏謂周時無輕騎法曲禮前有車騎孔疏亦謂當是周末時禮若然注云車騎亦據後世法言之周時軍中實止有車徒無騎也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櫟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司農云縣壺以爲漏以序聚櫟以次更聚擊櫟備守也立謂擊櫟兩木相敲行夜時也代亦更也禮未大斂代哭以水守壺者爲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則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大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

**疏**

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櫟者

序經例用古字當作敘石經及各本並誤縣壺者以校時刻爲  
聚禮者更迭直事之節也云凡喪縣壺以代哭者者喪謂王后  
世子及諸侯公卿大夫之喪也喪大記謂大夫代哭無縣壺彼  
據侯國之臣言之天子大夫四命禮視子男疑亦有縣壺故經  
不別大小喪也云分以日夜者縣壺下漏以定晝夜時刻也詩  
齊風東方未明敘云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  
其職焉毛傳云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則  
平時此官蓋兼掌告時與雞人爲官聯經唯著軍事及喪事者  
文不具耳孔疏及賈雞人疏並謂彼諸侯兼官挈壺氏兼雞人  
恐不靖也 注鄭司農云縣壺以爲漏者明與上表井事異也  
說文水部云漏以銅受水刻節晝夜百刻續漢書律厓志云孔

壺爲漏浮箭爲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案軍事爲漏者亦以校時刻史記司馬穰苴傳云穰苴馳至軍立表下澠賈疏云謂懸壺於上以水沃之木漏下入器中以沒刻爲準法詩東方未明孔疏云置箭壺內刻以爲節而浮之水上令水漏而刻下以記晝夜昏明之數也案賈此及後疏謂下水沒箭而孔依續漢志說云浮箭二說小差今諦審鄭賈之義蓋壺以盛水爲漏下常有槃以承之箭刻百刻樹之槃中水下槃內淹箭以定刻數古刻漏之制約略如是孔謂置箭壺內浮箭水上似失其制未足馮也云以序聚標以次更聚擊標備守也者肆師注云序使相次秩又御僕注云序更也是序兼次更二義謂以次敘更迭聚而擊標備守非常也賈疏云先鄭意持更人擊標洪

頤煊云說文手部振夜戒守有所擊春秋傳曰賓將振左氏襄  
二十五年傳陪臣干振聚即振之假借字案洪說亦通云立謂  
擊檟兩木相敲行夜時也者宮正疏引鄭易注亦云手持二木  
以相敲是爲擊柝擊柝爲守備警戒也易釋文引馬融易注云  
柝兩木相擊以行夜詳宮正疏賈疏云謂行夜者擊之按脩閭  
氏掌比國中宿互檟者先鄭云檟謂行夜擊檟野廬氏云若有  
賓客則令守塗地之人聚檟之司農云聚擊柝以宿衛之也彼  
二注後鄭皆從先鄭及至此注不從先鄭者以野廬氏無行夜  
者宿人自擊故後鄭從之此文與脩閭氏同有行夜者故此不  
從先鄭宿者自擊之是以宮正云夕擊檟而比之注云行夜以  
比直宿者先鄭云檟戒守者所擊也是亦爲行夜者所擊也云

代亦更也者亦上更聚擊楨也廣雅釋詁云代更也云禮未大斂代哭者明代哭在小斂後殯前以王喪言之則不數期日自五日至七日皆代哭也喪大記云君喪狄人出壺司馬懸之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懸壺士代哭不以官鄭彼注云代更也未殯哭不絕聲爲其罷倦既小斂可以爲漏刻分時而更哭也此挈壺氏所掌也屬司馬司馬泣懸其器士喪禮既小斂云乃代哭鄭彼注云孝子始有親喪悲哀憔悴禮坊其以死傷生使之更哭不絕聲而已人君以官尊卑士賤以親疏爲之二日之後哭無時又既殯云朝夕哭注云既殯之後朝夕及哀至乃哭不代哭也案此云禮卽據士喪禮也凡喪未大斂則有更代而哭取其不絕聲諸侯以上則以漏爲代哭之節大斂畢則殯既



殞則朝夕哭無時可以絕聲無代哭也云以水守壺者爲沃漏也者漏晷晷下水不息恐其乾涸則壓力減少下水遲緩不能如其平速故必守而沃之使壺水常滿而後水下速率平均刻數乃得其正也云以火守壺者夜則視刻數也者夕須視刻數以傳五夜故以火守漏爲明也云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者賈疏云若冬至則晷短夜長夏至則晷長夜短二分則晷夜等晷夜長短不同須分之故云異晷夜漏也云漏之箭晷晷夜共百刻者晷夜一箭箭上鏤爲百刻也靈樞經五十營篇云漏水下百刻以分晷夜樂記云百度得數而有常注云百度百刻也王博五代會要引漏刻經云晷夜一百刻分爲十二時每時有八刻三分之一以六十分爲一刻一時有八刻二十分案周秦無

十二辰加時之法而別分日中至隅中十二時見左傳昭五年杜注則以百刻分繫十二時其得數同也又漢書哀帝紀建平二年詔漏刻以百二十爲度則每時正得十刻其法尋卽彌除故鄭仍據百刻爲說云冬夏之間有長短焉者賈疏云馬氏云漏凡百刻春秋分晝夜各五十刻冬至晝則四十刻夜則六十刻夏至晝六十刻夜四十刻鄭注堯典云日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於四時最長也夜中者日不見之漏與見者齊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於四時最短此與馬義異以其馬云春秋分晝夜五十刻據日見之漏若兼日未見日沒後五刻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若夏至晝六十刻通日未見日沒後五刻則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一年

通閏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四時之間九日有餘按一刻爲率又書堯典孔疏亦云馬融據日出見爲說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刻以裨於晝則晝多於夜復按五刻古今麻術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之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之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分秋分之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也從春分至於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夏至至於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於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於春分其增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增減刻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爲率漢初未能審知率九日增減一刻和帝時待詔霍融始請改之鄭注書緯考靈曜仍云九日增減一

刻猶尙未覺誤也又載王肅難鄭云知日見之漏減晝漏五刻不意馬融爲傳已減之矣因馬融所減而又減之故日長爲五十五刻日以冬至反之收其夏至夜刻以爲冬至晝短此其所以誤耳案孔所述麻術分至晝夜刻數與續漢書律麻志劉洪乾象歷正同鄭書注說日長日短刻數並與馬異其日短刻數同於乾象惟日長刻數所減過多晝贏夜騰與麻校至十刻宜子雍之庶其誤也又月令孔疏云日夜分蔡邕以爲星見爲夜日入後三刻日出前三刻皆屬晝晝有五十六刻夜有四十四刻鄭注尙書日中星以爲日見之漏五十五刻不見之漏四十五刻與蔡校一刻也案此引鄭書注與賈不同而與乾象麻正合疑有舛誤至所引蔡氏月令章句說晝多於夜六刻則校之

麻術又贏一刻大抵諸家所說刻數所以不同者並以日入之後日出之前損夜禱晝任情增減本無定率遂滋差互今欲嚴定界域用法繁惑則馬氏據日出見之說庶得厥中矣云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入箭者易緯乾鑿度鄭注云太史司刻漏者每氣兩箭續漢律麻志云永元十四年詔曰今官漏以計率分昏明九日增減一刻違失其實太史待詔霍融上言不與天相應今下晷景漏刻四十八箭立成斧官府當用者計吏到班予四十八箭賈疏云此據漢法而言則以器盛四十八箭箭各百刻以壺盛水懸於箭上節而下之水水淹一刻則爲一刻四十八箭者蓋取倍二十四氣也詩東方未明孔疏云以一年有二十四氣每一氣之間又分爲二通率七日強半而易一箭故周年

而用箭四十八也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鄭司農  
云冬水凍漏不下故以火炊水沸以沃之謂沃漏也疏注鄭司  
農云冬水凍漏不下故以火炊水沸以沃之者說文爨部云爨  
炊也又水部云沸畢沸濫泉也鬲部云鬲治也經典通段沸爲  
鬲喪大記說縣壺之事云虞人出木角雍人出鼎鄭彼注云木  
給爨竈冬漏以火爨鼎沸而後沃之據此則以火爨鼎水鼎卽  
雍人所共之鼎蓋冬寒水凍則漏下遲故以治沸熱水沃之使  
無凍也云謂沃漏也者說文水部云沃澆灌也沃卽沃之省左  
傳僖二十四年孔疏云沃謂澆水也沃漏亦謂沸水以澆沃漏  
壺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

面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位將射始入見君之位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燕禮日公升卽位于席西鄉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於西方東面北上大射亦云則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疏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者此治朝朝位之法與宰夫掌治朝之灋司士正朝儀之位並同射人掌以官法敘其位與彼二官爲官聯也凡天子三朝其一在路門內謂之燕朝其朝位大僕掌之其二在路門外謂之治朝其朝位射人與宰夫司士大僕共掌之其三在庫門外皋門內謂之外朝其朝位小司寇朝士掌之三朝各有常位左昭十一年傳所謂朝有著定也黃度云此卽司士朝儀之位射人掌公卿大夫其初命見於王則

其位如朝儀之位而有摯康成謂將射始入見君之位非也將射始入見君其位或當如此而何用摯哉經文自掌其治達以上未有射事是其設職不專爲射也金榜云射人掌三公孤卿大夫之朝位故並明其所執之摯不言士者羣士之朝位與摯司士掌之也朱大韶云官以射人名而射法特職中之一發首但著三公孤卿大夫位與摯之不同非常朝必用摯也下云祭祀會同朝覲大賓客大饗所掌者眾射非其專職也案黃金朱說是也郝敬金鶚俞樾說同云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者北面者東上東西面者皆北上詳司士職賈疏云三公特北面者君南面荅陽臣之北面荅君三公臣中最尊故屈之使北面荅君之義孤東面者西方者賓位以孤無職尊而賓客之故



在西也卿大夫西面者以其皆有職故在東近君居主位也玉  
海禮儀引三禮義宗云每朝列位所向不同其二公之位常北  
面不變者以三公內臣位尊故屈之其餘諸侯孤卿大夫皆以  
地道尊右故尊者東面卑者西面於外朝諸侯東面於內朝孤  
東面時無諸侯故也案崔說卽賈所本曲禮孔疏云凡朝三公  
北面者以其貴臣荅王之義也案孔說與崔賈異是也亦詳司  
士疏云三公執璧者與子男之瑞同大宗伯六瑞公執桓圭注  
云公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賈彼疏謂據九命之上公是也通  
典賓禮引高堂隆云周禮公執桓珪公謂上公九命分陝而理  
及二王後也八命之公則執璧金鷄云二公有二八命者三  
公之常秩也若有功德加一命令爲東西二伯與二王之後同

大宗伯所謂九命作伯也成王之初周公爲大傅召公爲大保  
三公之職也公羊傳云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  
公主之是又爲東西二伯也二公分陝作伯始於武王時金縢  
言武王克商二年周公薦於二王而秉圭則三公九命得執圭  
案金說是在也通典謂天子三公執璧爲臣之屈與子男同非經  
義也杜氏又云佐王論道理取圓足以璧爲贄不必飾以蒲縠  
今攷三公入命者命數加於子三等疑亦執蒲璧杜謂無飾恐  
未塙云大夫執鴈者舊本並說執字今據唐石經校增 注云  
位將射始入見君之位者鄭不知此經位卽治朝之朝位因官  
名射人遂謂位爲將射始入見君之位其說非也云不言士者  
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者下文云以射法治射儀本言大

射鄭誤釋爲賓射故於此亦以賓射爲說賈疏云士無臣祭無所擇不得自大射得與君大射故司裘云大射不言士也按下文士豨侯二正則士得自行賓射不得與君賓射矣金鸞云射人亦掌治朝其位與司士同經文明言掌國之二三公孤卿大夫之位是謂朝位之法未嘗言射位也下云以射法治射儀乃言射事耳此經所言射當是大射非賓射也而云士以三耦射豨侯射位明有士矣案金說足正鄭賈之誤此說朝位不及士者士賤其朝位蓋司士掌之射人唯掌卿大夫故不言士也引燕禮曰公升卽位于席西鄉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於西方東面北上者于於儀禮皆作于依注例或當皆作於舊本于於並錯出誤賈疏云引燕禮者欲見天子諸

侯燕射三者位同之義黃以周云鄭引燕大射之文爲射人但記射位未及其始入門時公卿大夫有北面東上之立故據禮經補言之明天子大射亦當然也案黃說是也燕禮卿大夫士位本與此經不同而鄭引之者鄭意此經所云乃入門待王揖後各就其本位燕禮所云乃初入門待揖之位也司士注說朝位云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乃就位蓋鄭謂朝禮射禮初入門時亦如燕禮卿大夫入門右北面士立於西方東面待王揖就位則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如此經之位其燕禮公降揖後則卿移而西面大夫仍北面士仍東面與此經微不同也鄭欲見初入門之位與後同故引彼文補經文之所未及耳賈說未析云大射亦云者大射儀云小

臣師納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西方東面北上。是彼初入門之位。與燕禮同。其入門得揖之後位。亦與燕禮同。與此經異也。云則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者。於舊本亦誤。于今據宋注疏本。正賈疏云。以儀禮內諸侯有燕朝及射朝。不見正朝。周禮內天子有射朝。與正朝。不見燕朝。諸侯射朝。與燕朝。位同。則天子燕朝。亦與射朝。位同。則諸侯正朝。亦與射朝。位同。是天子諸侯三朝各自同。故鄭引儀禮見天子諸侯互見爲義耳。案依賈說。則鄭意燕禮大射。儀位同。是諸侯燕與射同。明天子燕與射禮亦同也。此職及司士位同。是天子射與朝禮同。明諸侯射與朝禮亦同也。若然。則朝燕射諸臣初入門之位。天子與諸侯總同。若得揖後之位。天子朝燕射自相

同如此職及司土所說諸侯朝燕射亦自相同如燕禮大射儀所說其天子與諸侯則固不相同也然此經實亦朝位鄭誤以爲射位於經義究未協金鶚云天子朝位見於司土射人朝士諸職諸侯之朝位不見於經曲禮疏據燕禮及大射云鄉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謂諸侯無三公及諸侯當同燕禮大射之位非也朝位之最尊者北面蓋君南面北面正與君對故其位爲最尊燕禮大射之位非朝位也燕禮以大夫爲賓故卿轉西面而大夫少進仍北面以將爲賓故尊之使與君相對也朝位必辨尊卑豈得如此竊謂諸侯朝位卿北面有孤者亦然蓋諸侯之孤卿猶天子之三公故其面位同黃以周云公卿大夫朝見其君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君揖之乃就位位卽司土所正三公

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之位與射人職所言同鄭注射人引燕大射禮明始入門右皆北面爲人臣見君之通禮故云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非謂其所就之位同也亦非謂諸侯正朝亦同射位也賈說非也諸侯正朝之位自當以天子差之諸侯無二公有孤卿孤卿視天子之二公北面其大夫西面其士東面一同天子正朝之禮天子大射射位同正朝諸侯大射射位不同於正朝而同於燕燕大射禮並云公在阼階東南南鄉觀此自與朝位有別曲禮云君子下卿位君子謂諸侯凡人君出入必中道過此則下爲卿位在治朝中廷北面也大夫位在其東故不云大夫凡朝位以中廷北面爲尊賀循說三公北面屈之賈公彥說諸侯在朝皆北面屈之從三

公位皆非其列廷之左右者以上下定其位初不以東西分貴賤與宗廟之昭穆同天子之朝禮孤東面而卿大夫西面明堂位諸侯西面諸伯東面兩不相妨聘禮授幣受命諸節皆在朝其時使者北面重其事也於卿大夫皆云西面北上依朝位而立也案金黃二家並謂天子射朝位同諸侯朝位則卿當北面與射位異其說非也黃又謂諸侯朝位大夫西面士東面以燕禮大射禮覈之亦近是蓋燕禮惟以大夫爲賓故尊之使與卿互易其位若士固無事自可就其本位也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禮謂諸侯來朝而未歸王與之射於朝者皆北面從三公位法其禮儀疏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禮者謂來朝諸侯在治朝射人亦掌其位也注云謂諸侯來朝而未歸王與



之射於朝者者此亦因官名射人誤以此位爲王與諸侯射於治朝之位卽所謂賓射也金榜云射人掌三公孤卿大夫之朝位諸侯在朝則皆北面亦指朝位與公卿同下經言相孤卿大夫之法儀大賓客作卿大夫從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大喪作卿大夫掌事又言諸侯在朝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凡射人所掌諸侯及三公孤卿大夫事甚眾不專於射其不得以諸侯北面爲專指賓射時之位較然審矣案金說是也云皆北面從三公位者金鶚云朝位以北面爲尊諸侯與三公同北面所以尊之賈疏謂諸侯南面之尊故屈之從三公位非也所以異於小司寇外朝者外朝非常朝詢國危國遷立君此等大事必廣集諸侯公侯伯子男與羣吏皆至其人眾矣而

三公之後有州長百姓其人尤眾若諸侯亦北面不能容矣北面西面之人皆眾而東面止有三孤又不稱矣故諸侯東面不北面也治朝每日常朝多無諸侯其朝位如司士所說若有諸侯來朝與王臣同行朝禮則與三公皆北面如射人所說也此諸侯或一二人或三四人若不若外朝之公侯伯子男畢至又三公之後無州長百姓故諸侯得與三公北面也可知射人所言諸侯之位正治朝之位也鄭謂諸侯來朝而未歸王與之射於朝者皆北面是不以爲正朝之位抑又誤矣案金說是也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彼諸侯北面位與此同然主觀言之故天子當依與當朝事異互詳大宗伯疏云法其禮儀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下並同賈疏云謂在朝進

退周旋拱揖之儀也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謂王有  
祭祀之事諸侯當助其薦獻者也戒令告以齊與期疏若有國  
事則掌其戒令者此冢上諸侯在朝而言國事注以爲專屬祭  
祀然亦當廣該餘事言之大射儀說射人戒射亦戒令之一端  
與 注云謂王有祭祀之事諸侯當助其薦獻者也者李光坡  
云司士職云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灋事彼雖掌士而文  
與此同故以此國事當祭事也云戒令告以齊與期者賈疏云  
齊謂散齊期謂祭日也掌其治達謂諸侯因與王射及助祭而  
有所治受而達之於王王有命又受而下之疏掌其治達者達  
宋本釋文作逆盧文弨云注云受而達之王王有命又受而下  
之則與掌復逆者無以異案盧說近是阮元說同蓋陸本作逆

賈本作達二本不同而治逆於義較長此猶宰夫云敘羣吏之  
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大僕云掌諸侯之復逆  
此官掌朝位而諸侯在朝有復逆之事則亦爲達之王與大僕  
爲官祿也凡復逆通謂之治詳小宰宰夫疏 注云謂諸侯因  
與王射及助祭而有所治受而達之於王王有命又受而下之  
者明此亦冢上諸侯在朝爲文也賈疏云如鄭之意則治達之  
中非直諸侯有治於王王之有治亦下達於諸侯也案依陸本  
作逆則鄭以受下正釋逆字先鄭大僕注云逆謂受下奏是也  
但此治逆並舉則當爲復逆之逆其義則當如小宰注以爲上  
書此注釋爲受下尙未得其解若依賈本作達則爲通乎上下  
之言於經注義亦得通但此亦當廣駭眾事言之鄭唯以射及

祭祀為釋說仍未備也以射瀛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  
 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  
 狸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  
 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豝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芣五節二正射  
 法王射之禮治射儀謂肆之也鄭司農云三侯熊虎豹也容者  
 乏也待獲者所蔽也九節析羽九重設於長杠也正所射也詩  
 云終日射侯不出正兮二侯熊豹也豝侯豝者獸名也獸有羆  
 豝熊虎玄謂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二侯者三正二正  
 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此皆與賓射於朝之禮也考工梓人  
 職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遠國謂諸侯來朝者也五采之侯  
 即五正之侯也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肅正正之

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立居外三正損立黃二正去白蒼而書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參分之一中二尺今儒家云四尺曰正二尺曰鵠鵠乃用皮其大如正此說失之矣大射禮豸作干讀如宜豸宜獵之豸豸胡犬也士與士射則以豸皮飾侯下大夫也大夫以上與賓射飾侯以雲氣用采各如其正九節七節五節者奏樂以爲射節之差言節者容侯道之數也樂記曰明乎其節之志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疏以射灋治射儀者此明天子以下大射禮樂器數之等差射法卽射人之官法射儀卽大射之儀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古者天子爲諸侯不行禮義不脩法度不附於德不服於義故使射人以射禮選其德行卽謂此也大射儀云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鄭彼注亦引此

經是諸侯大射亦以射人掌其儀與天子同云王以六耦射三  
侯者王大射以諸侯爲六耦大司馬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  
耦是也云三獲三容者三侯侯各一乏每乏各以一人居之以  
待獲鄭鄉射注云射者中則大言獲獲得也射講武田之類是  
以中爲獲也三獲皆以服不氏之徒爲之詳服不氏疏云諸侯  
以四耦射二侯者諸侯亦以其臣爲四耦大射儀云遂比三耦  
左襄二十九年傳云范獻子來聘公享之射者三耦彼諸侯禮  
皆三耦與此經異者賈大射疏云天子大射賓射六耦三侯畿  
內諸侯則二侯四耦畿外諸侯大射賓射皆二侯三耦但諸侯  
畿外畿內各有一申一屈故畿外三侯遠尊得申與天子同三  
耦則屈畿內二侯近尊則屈四耦則申若燕射則天子諸侯例

同三耦一侯而已以其燕私同也若卿大夫士例同一侯三耦  
左傳及射義孔疏義同詩小雅賓之初筵疏則云射人云諸侯  
四耦大射雖三耦者賓射對鄰國之君尊故四耦大射與己之  
臣子卑故降之與左傳禮記疏及賈說並異金鶚駁之云射人  
言士豨侯明是大射孔氏從後鄭說以爲賓射非也大射賓射  
耦數皆同左傳言魯君享范獻子公臣不足三耦可知諸侯賓  
射亦無四耦也司裘云諸侯則其熊侯豹侯司裘是王朝之官  
所共諸侯則畿內之諸侯也熊侯豹侯是二侯也大射儀有諸  
公卿百官之稱明是畿外諸侯之禮而有大夫參侯干侯是二  
侯也然則四耦二侯必爲畿內諸侯之制矣蓋射人亦王朝之  
官故但言畿內諸侯之制與司裘同也賈說視孔爲長賈又謂



燕射則天子諸侯例同三耦一侯此則不然射人但言以射法  
治射儀不言何射雖主大射說亦統賓射燕射而言然則三射  
耦數皆無異也案金說是也吳廷華黃以周說並同互詳天司  
馬疏云士以三耦射狩侯者孫希旦云狩侯皮侯也皮侯大射  
所用則射人所言乃大射之禮而士之得大射可見矣案孫說  
是也士大射亦以其臣爲三耦與孤卿大夫同司裘注云士不  
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者非也詳彼疏 注云射法王射之禮  
者明雖兼有諸侯孤卿大夫士法以王爲主也朱大韶云射法  
射儀統大射燕射言云治射儀謂肆之也者肆肆字通釋文引  
劉昌宗亦讀爲肆小宗伯肆儀注云肆習也此治射儀亦謂肆  
習其禮儀也鄭司農云三侯熊虎豹也者熊虎舊本作虎熊今

從宋余仁仲本及朱注疏本此據司裘云王大射則其虎侯熊  
侯豹侯先鄭以此治射儀亦屬大射故據彼皮侯爲釋其說最  
場後鄭則以此爲賓射采侯與司裘大射不同故不從也司裘  
說三侯先虎侯次熊侯此注熊在虎上者先鄭讀與後鄭異今  
本多依彼文以改此注非也詳彼疏金鷄云此經有豨侯而大  
射儀有豨五十其爲大射甚明司裘云王大射則其虎侯熊侯  
豹侯諸侯則其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其麋侯此云三侯二侯一  
侯與彼正合云容者乏也待獲者所蔽也者服不氏云射則贊  
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又車僕云大射其二乏卽此三容也鄉  
射禮乏參侯道注云容謂之乏所以爲獲者御矢也爾雅釋器  
云容謂之防郭注云形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所以自防隱

聶氏禮圖引舊圖云乏一名容似今之屏風其制從廣七尺以  
牛革鞞漆之賈鄉射疏云容者以革爲之可以容身故云容也  
云九節析羽九重設於長杠也者此謂獲旌也鄉射記云旌各  
以其物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糝杠長二仞以鴻脰韜上一二尋  
鄭注云雜帛爲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不命者無物此翻旌也杠  
檣也記又云君國中射則以翻旌獲白羽與朱羽糝於郊則以  
旌獲於竟則龍旌大夫各以其物獲士翻旌以獲注云國中城  
中也謂燕射也於郊謂大射也析羽爲旌於竟謂與鄰國君射  
也通帛爲旛案依鄉射記則諸侯燕射以翻旌獲唯有注羽而  
無帛大射以旌獲蓋用大旂而注羽賓射以龍旌獲亦用大旂  
而不注羽天子三射獲旌無文疑當與諸侯同唯易大旂爲大

常耳先鄭意此經九節七節五節皆據旌羽重數而言然天子諸侯大射雖以旌獲而大射經諸侯無七節之文且段令九節等是獲旌經當次於二獲等之下不當繼射樂言之故後鄭不從也云正所射也者一鄭並以正爲射正但先鄭司裘注云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則是以正鵠爲同在一侯而正在鵠內與後鄭不同黃以周云先鄭意王三侯五正亦謂虎熊豹三侯之正皆五采詒讓案先鄭說正鵠之制較後鄭爲長詳司裘疏但此經五正三正二正則當爲樂節二鄭皆未得其義詩大雅賓之初筵孔疏引賈逵云正五重賈說正鵠與先鄭義思然似亦以五正爲射正又文選張衡東京賦說辟雍大射云張大侯制五正語本此經蓋亦釋五正等爲射正與賈鄭同李善注引此經

說之云以布畫取五方正色於大侯之上也亦依後鄭義而微異未審得平子意否引詩云終日射侯不出正兮者齊風猗嗟文以證正爲所射物之名也云二侯熊豹也者亦據司裘文先鄭不釋孤卿大夫侯者金榜云大夫一侯爲麋推之可知云豨侯豨者獸名也獸有豨豨熊虎者明豨與熊虎並爲獸射侯無豨先鄭牽連舉之耳金鶚云卿大夫士同一侯而士必著豨侯之名蓋司裘未言士其豨侯恐其混同於卿大夫之麋侯故特著之麋侯已見於司裘故但言一侯此詳略互見之法也云立謂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此皆與賓射於朝之禮也者鄭以此爲賓射采侯故破先鄭大射皮侯之說而別以五正三正二正之侯釋之

小臣往云賓射與諸侯來朝者射是也王常朝在路門外之治  
朝故與諸侯射亦於此互詳大宗伯疏金鶚云司農引司裘以  
解此文其說自塙又下文云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若是  
發語辭非轉語辭卽泥看若字爲轉語因以此節爲賓射殊不  
思若王大射以下果是別出大射則上文當有賓射之文今但  
云射法射儀安見必爲賓射乎且賓射惟天子諸侯得有之非  
大夫士所得有又賓射張采侯安有紆侯乎鄭必指爲賓射誤  
矣黃以周云鄭以六耦射三侯爲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下以狸  
步張三侯爲熊虎豹之侯上下同文異解亦不如先鄭三侯虎  
熊豹二侯熊豹之說爲安且經云王五正而後鄭則云有三正  
二正更覺支離案金黃說是也云考工梓人職曰張五采之侯

則遠國屬遠國謂諸侯來朝者也五采之侯卽五正之侯也者  
後鄭以正爲采侯侯中畫布之名故引梓人職以證義但經五  
正三正文承射樂鄭說與經究不合敖繼公云鄉射之歌五終  
而鼓五節其三節先以聽而二節之間拾發以將乘矢此云五  
節二一正是也王之射九節五正諸侯七節三正卿大夫與士  
同姜兆錫孫希旦莊有可蒨載康說並同金鶚云敖說卽鄭注  
爲長但王五節諸侯三節安得拾發以將乘矢果如其說是射  
必不與鼓節相應也且卿大夫士三節先以聽諸侯四節先以  
聽而王乃亦四節先以聽是尊者之先以聽不多於卑者非所  
以優之也鄉射禮賈疏尊卑樂節雖多少不同四節以盡乘矢  
則同其餘皆以聽王九節五節先以聽諸侯七節三節先以聽

卿大夫士五節一節先以聽皆四節拾將乘矢如此射方與樂節相應尊卑亦有差然則所謂正者非射之樂節乃聽之樂節聽之審欲得其正故謂之正也竊疑經文二正二字當爲一字之誤五正三正一正皆降殺以兩尊卑之差等也朱大韶說略同林喬蔭云如注疏言正是侯中之物經當連侯言之不應敘於樂以騶虞之下今日九節五正七節三正五節二正是正與節皆繫於樂不繫於侯明矣蓋正者樂之闕也樂之每闕爲成而小成曰終大成曰正謂之正者經所云正歌備也大射未射之前工歌鹿鳴管新宮及射而奏狸貢此諸侯之二正也鄉射未射之前合樂二南及射而奏騶虞此大夫士之二正也推之天子五正蓋升歌一正笙入二正閒歌三正合樂四正及射而



奏騶虞是爲五正然則九節七節五節者天子以下樂節疏數之差而五正三正二正則其用樂多寡之等案金林諸說並從敖以正爲射樂較鄭爲長而義復小異金廡敖說與拾發乘矢之節不相應蓋深中其失而金說破經文二正爲一正又謂射節以先聽爲正於經並無可證似皆不如林說之義據明廟但鄉射禮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在未射之前明射節不得爲正樂林說惟此微有未合竊謂此五正三正二正自據射前正樂言之與九節七節五節文不相冢也天子五正者一金奏二升歌三下管四閒歌五合樂也諸侯大射無閒歌合樂故止三正大射儀云公升卽席奏肆夏卽金奏也與歌鹿鳴管新宮適合三三正之數其大夫士二正疑當爲閒歌合樂鄉射禮止有合樂

者或文不具或侯國大夫之禮殺於王朝大夫士皆未可定也  
此經眾說咸是非錯出故具述而辯證之至射義引逸詩云曾  
孫侯氏四正俱舉大戴禮記投壺篇亦同彼詩云侯氏則是諸  
侯射禮鄭射義注釋爲正爵四行與此經天子五正諸侯二正  
並不相涉也云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者祭義云  
故射者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  
以言中鄭彼注亦云正之言正也鵠之言楛也言人正直乃能  
中也此注訓正爲內志正與鵠訓直義相成是也大射儀注又  
以正爲題肩鳥名疑非云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  
居外三正損玄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者此無正文鄭以  
意定之梓人注義亦同惟彼注說五采以黑居外此云玄者玄

黑色略同也賈疏云中朱以下皆以相尅爲次向南爲首故先畫朱知三正去立黃一正朱綠者皆依聘禮記纁藉而言三采者朱白蒼二采者朱綠者云其外之廣皆居侯中參分之一者賈疏云此亦約梓人云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彼據大射之侯若賓射之侯亦當參分其廣正居一焉九十步者侯中丈八尺七十步者侯中丈四尺五十步者侯中一丈也云中二尺者謂畫朱者也詩齊風猗嗟孔疏云鄭言中二尺是中央之采方二尺以外準其采之多少正之廣狹均布之以至於外畔也又云侯身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身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正以絲畫爲之其外之廣雖則不同其內皆方二尺金鷄云所謂中二尺者專指

九十步五采之侯中二尺朱色其外四色合爲四尺案金說與孔不同竊謂鄭以正雖大小不同而中皆二尺蓋隱據詩猗嗟傳二尺曰正之文則似孔說爲長若依金說中正二尺專指九十弓之侯則七十弓之侯中文四尺正方四尺六寸大半寸正中當得一尺五寸少半寸五十弓之侯中文正方三尺三寸少半寸則正中當得一尺一寸強是正居侯中三分之一正中亦居正三分之一其說亦可通姑兩存之云今儒家云四尺曰正二尺曰鵠者詩賓之初筵疏引賈逵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是也賈蓋卽釋此五正之義金榜云大射之侯棲皮爲鵠鵠外以采畫之以爲正天子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士再重案賈意或如金說但以正在鵠外義不可通故後鄭不從

互詳司裘疏云鵠乃用皮其大如正此說失之矣者此駁賈說也梓人注亦云正之方外如鵠蓋鄭以棲皮曰鵠大射用之畫布曰正賓射用之正鵠各異而大小同不得如賈說正大鵠小實則正鵠本無大射賓射之分而有大小之別司裘先鄭注謂鵠大正小最得其實賈說固非後鄭亦未爲得也云大射禮射作干者大射儀云干五十是也云讀如宜射宜獄之射者段玉裁改如爲爲云讀爲今本作讀如誤此以周禮正儀禮字也儀禮注曰干讀爲射從周禮易字也案宜射宜獄詩小雅小宛篇文毛詩射作岸釋文引韓詩作射同此兼校正大射經段說是也云射胡犬也者巾車注同云士與士射則以射皮飾侯下大夫也者大射儀注云射侯者射鵠射飾也然則此射侯亦當兼

以豸皮爲鵠鄭止言飾者文不具司裘注謂士無大射天子賓  
射士又不得與故此云士與士射以豸飾侯又不畫朱緣是下  
大夫也今攷此豸侯卽士大射之侯說文矢部說大射之侯云  
士射鹿豕爲田除害也此亦謂士有大射而所射之侯別據鄉  
射記爲說與此經不合疑不足據士有大射詳司裘疏云大夫  
以上與賓射飾侯以雲氣用采各如其正者梓人五采之侯注  
云其侯之飾又以五采畫雲氣焉是也賈疏云鄉射記云凡畫  
者丹質注云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爲飾必先  
以丹采其地是賓射大夫以上皆畫雲氣其大射之侯兩畔飾  
以皮故鄭直言賓射燕射賈鄉射記疏云若賓射之侯天子九  
十步侯朱白蒼黃玄五正者還畫此五色雲氣於其側七十步

侯朱白蒼三正者還畫此三色雲氣於其側五十步侯朱綠二正者還畫此二色雲氣於其側以爲飾也詒讓案後鄭謂賓射燕射大夫以上侯畫雲氣用采各如五正三正二正之數梓人采侯鄭謂卽五正故直言五采畫也云九節七節五節者奏樂以爲射節之差者鄉射禮云司射命樂正曰請以樂樂于賓賓許司射遂適階闕堂下北面命曰不鼓不釋注云鄉射之鼓五節歌五終所以將入矢一節之間當拾發四節四拾其一節先以聽也此卽卿大夫士五節之樂天子諸侯節數增多而拾發以上則同賈疏云九節者五節先以聽七節者三節先以聽五節者一節以聽尊者先聽多卑者少爲差皆留四節以乘矢拾發云言節者容侯道之數也者賈疏云謂若九節者侯道九十

弓七節者侯道七十弓五節者侯道五十弓也案賈據司裘注說大射天子諸侯大夫侯道之數如是白虎通義謂天子射百二十步說與鄭異不足據也詳司裘疏引樂記曰明乎其節之志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者賈疏云證侯道遠近亦爲節也此射義文云樂記者誤也論讓案此疑是河間樂記逸十二篇文詳樂師疏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鄭司農云狸步謂一舉足爲一步於今爲半步立謂狸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是以量侯道法之也侯道者各以弓爲度九節者九十弓七節者七十弓五節者五十弓弓之下制長六尺大射禮曰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是也三侯者司裘所共虎侯熊侯豹侯也列國之君大射亦張三侯數與天子同大侯熊侯也



參讀爲糝糝雜也雜者豹鶴而麋飾下天子大夫疏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者言王大射前三日射人先設其侯大射儀注云前射三日張侯設之欲使有事者豫志焉是也金榜云射人以射法治射儀通職王與諸侯孤卿大夫士下言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則事主於王經以爲王張侯見義非爲大射變文承上經二侯五正言張三侯其非異侯可知金弔說同朱大韶云史記大宛傳徐廣曰若意義猶及也謂及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其張之者自有巾車量人案金朱說是也鄭誤以若爲轉語故解上經爲賓射梓人注亦據此文云若王大射以對上文賓射爲分別之辭非經意也 注鄭司農云狸步謂一舉足爲一步於今爲半步者小爾雅廣度云跬一舉足也倍跬

謂之步說文歪部云跬半步也讀若跬同跬聲相近先鄭蓋以經云狸步則與步之恆法不同故以一舉足之跬爲釋爾雅釋宮邢疏引白虎通云人踐三尺法天地人再舉足曰步備陰陽也蓋三尺爲跬卽一舉足再舉足乃成步是跬於六尺之步爲半先鄭此義與鄉射禮量侯道以弓不合故後鄭不從黃以周二先鄭意鄉射量侯道可用常法大射君與射遠之不能至的近之又不可見鵠故用狸步法狸者跬之借字一舉足謂之跬再舉足謂之步而侯中之廣亦各取數於侯道減半云玄謂狸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是以量侯道法之也者釋文云擬本又作儼案旅人注亦作儼度說文手部云擬度也人部云儼借也擬度之字當以擬爲正作儼者段借字也此後

周禮正義

禮五十八

三楚學社本

五百四十九

鄭不從先鄭狸步爲半步而依本字釋之謂此量侯道之器卽準度野六尺之步也說文豸部云狸伏獸似貍大射儀注亦云狸之伺物每舉足者止視遠近爲發必中也是以量侯道取象焉義與此同云侯道者各以弓爲度九節者九十弓七節者七節弓五節者五十弓者鄉射記侯道五十弓注云量侯道以狸步而云弓者侯之所取數宜於射器也天子大射熊侯九十弓豹侯七十弓畿內諸侯大射豹侯九十弓麋侯七十弓畿外諸侯大射大侯九十弓穆侯七十弓豨侯五十弓大夫大射麋侯七十弓士大射豨侯五十弓鄭不云天子諸侯大夫士而云九節七節五節者明侯道與樂節相應也云弓之下制長六尺者據弓人文大射儀注亦引弓人下制以證狸步六尺與此義同

鄭知必取下制者小司徒注引司馬法云六尺爲步弓之下制與步相應故也云大射禮曰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是也者引以證上九十弓七十弓五十弓之文也云三侯者司裘所其虎侯熊侯豹侯也者上所引大侯參侯干侯並畿外諸侯之制天子三侯與諸侯不同故又據司裘明天子三侯之制也云列國之君大射亦張三侯數與天子同者列國諸侯謂畿外諸侯也畿內諸侯大射止用熊侯豹侯無干侯則止有二侯畿外諸侯得備三侯與天子同亦詳司裘疏云大侯熊侯也者明畿外諸侯不得射虎侯也大射儀注云大侯熊侯謂之大者與天子能侯同云參讀爲糝糝雜也者以下大射儀注義並同說文米部云糝以米和羹也重文糝古文糝从參案古文糝從參得聲

故鄭讀從之糝爲以米和羹引申之雜飾亦謂之糝云雜者豹  
鵠而麋飾下天子大夫者賈疏云以司裘云諸侯熊侯豹侯卿  
大夫麋侯畿外不得純如天子近侯已用豻則大侯不得用虎  
侯明大侯用畿內諸侯熊侯爲之其中豹侯麋侯則諸侯兼此  
二侯乃稱糝豹尊於麋明以豹爲鵠以麋爲飾耳不純用豹麋  
者下天子大夫故也王射則令去侯立于後以矢行告卒令取  
矢鄭司農云射人主令人去侯所而立于後也以矢行告射人  
主以矢行高下左右告于王也大射禮曰大射正立于公後以  
矢行告于公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杜子春說以矢行告告  
白射事于王王則執矢也杜子春說不與禮經合疑非是也卒  
令取矢謂射卒射人令當取矢者使取矢也玄謂令去侯者命

負侯者去侯也鄉射曰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疏王射者亦  
冢上文大射而言特言王者以別於六耦之射賈疏謂承賓射  
大射非也但賓射燕射事亦同耳注鄭司農云射人主令人  
去侯所而立于後也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下並同服不  
氏云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此人卽服不氏及其徒二  
人分居三侯者未射則負侯將射則合去侯而居乏也詳服不  
氏疏立於後謂射人自立於王後云以矢行告射人主以矢行  
高下左右告于于也者此據大射儀爲說也引大射禮曰大射  
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者證立  
于後及以矢行告之事鄭彼注云若不中使君當知而改其度  
留不至也揚過去也方出旁也案大射之大射正卽以射人官

周禮正義

禮五十八

三五 禮學附本

五百四十八

之長爲之其屬爲小射正至將射時又立大射正爲司射以主射禮實皆一官也彼爲諸侯禮故云告于公王大射則射人以矢行告王禮與彼同云杜子春說以矢行告告白射事于王王則執矢也者杜意謂此云以矢行告是王未射以前以射事告白王使王執矢大射儀云司射去扑適阼階下告射于公公許是其事也云杜子春說不與禮經合疑非是也者先鄭以告矢行之事大射儀有明文杜說與彼不合故不從也云卒令取矢謂射卒射人令當取矢者使取矢也者大射儀云卒射司馬正命取矢小臣坐委矢于福若矢不備司馬正又命取矢如初是其事也彼命取矢者爲司馬正而此令取矢者爲射人彼取矢者爲小臣而此取矢者爲射鳥氏故射鳥氏云射則取矢矢在

侯高則以并夾取之皆天子諸侯禮異也云立謂令去侯者命負侯者去侯也者大射儀云司馬師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又云司馬正命去侯注云命去侯者將射當獲也卽其事也引鄉射曰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者賈疏云先鄭云射人主令人去侯所者不辨其去侯之人故後鄭增成其義其負侯之人是服不氏也又引鄉射直云司馬命負侯不言官者大夫士家無服不氏家臣爲之故也案射者卽服不氏之徒詳服不氏疏祭侯則爲位祭侯獻服不服不以祭侯爲位爲服不受獻之位也大射曰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疏注云祭侯獻服不服不以祭侯者據大射儀文必獻服不者爲其負侯也凡負侯天子虎侯卽服不負之熊豹二侯則服不之徒負之大射儀謂之



獲者彼經獻大侯服不之後又云司馬師受虛爵洗獻獲者皆  
如大侯之禮然則三侯皆祭虎侯獻服不服不以祭侯熊豹二  
侯則獻服不之徒亦徒以祭侯注不云服不之徒者卑統於尊  
文從省也云爲位爲服不受獻之位也者三侯皆張於射官之  
廷各於侯西北二步爲獻服不之位也引大射者證服不受獻  
之位所在也彼文云司宮尊侯于服不之東北兩獻酒東面南  
上皆加勺設洗于尊西北篚在南東肆實一散于篚司馬正洗  
散遂實爵獻服不服不侯西北二步北面拜受爵司馬正西面  
拜送爵反位宰夫有司薦庶子設折俎卒錯獲者適右个薦俎  
從之獲者左執爵右祭薦俎二一手祭酒適左个祭如右个中亦  
如之卒祭左个之西北二步東面設薦俎立卒爵是獻服不之

禮服不祭右个左个及中卽此所謂祭侯也與大史數射中射  
中數射者中侯之筭也大射曰司射適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  
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筭疏與大史數射中者凡射皆有二次  
第一次射不釋獲無數射中之事第二次三次射釋獲此官則  
與大史共掌其事相與爲官聯也注云射中數射者中侯之  
筭也者賈疏云數筭大史數之射人但視之耳詒讓案射中上  
當有數字大史先鄭注云中所以盛筭也則中乃盛筭之器非  
卽筭也大射儀云大史釋獲又云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  
右獲二筭爲純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  
之有餘純則橫諸下一筭爲奇奇則又縮諸純下與自前適左  
東面坐坐兼斂筭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餘如右獲

卽大史數筭之事引大射曰司射適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筭者證射人數射中之事卽彼注云釋弓去扑射事已也彼經又云司射適次注云司射射人也是諸侯大射之司射亦卽以射人爲之彼云視筭卽視數射中之事也凡中設於射宮之廷西當西序南北以堂深佐司馬治射正射正射之法儀也疏佐司馬治射正者大司馬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又大射儀治射事者有司馬鄭注云司馬於天子政官之卿則卽大司馬也又有司馬正司馬師注云司馬正政官之屬司馬師正之佐也則以小司馬以下官爲之大射又云司射曰爲政請射注云爲政謂司馬也司馬政官主射禮是射禮大司馬爲政射人爲司射與小司馬以下佐之屬從其長也

注云射正射之法儀也者地官敘官注云正之言政也射之法儀卽是射政故謂之射正賈疏云射之威儀乃是禮之正故名射儀爲射正也司馬所主射儀謂若命去侯命取矢乘矢之等皆當佐之言治者亦謂預習之類也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灋儀丞嘗之禮有射豕者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今立秋有豸劉云疏祭祀則贊射牲者謂內外大祀天地宗廟之屬賈大僕疏謂祭祀稷亦射牲又史記封禪書說漢武帝時諸儒采封禪尙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則社稷望祀亦並有射牲法凡射牲皆於廟庭祭義云祭之日君牽牲旣入廟門麗于碑蓋於是時王則親射之此官贊助其事也外祭祀在壇兆亦然云相孤卿大夫之灋儀者劉台拱云射人相孤卿

大夫之法儀司士相士之法事猶射人作卿大夫掌事司事作  
士掌事射人作卿大夫從司士作士從諸子作羣子從是也案  
劉說是也上朝位射儀等並諸侯三公孤卿大夫士內外尊卑  
通掌不別自此以下則並專掌卿大夫之事下文掌作卿大夫  
司士作士諸子作羣子是卿大夫士庶子各以爵秩尊卑三官  
分作之小宰六敘所謂以敘作其事者其分職固較然不同也  
注云烝嘗之禮有射豕者者賈疏謂據逸烝嘗禮而知案逸  
烝嘗禮蓋逸禮三十九篇之一中有射豕之文故引以證大祭  
祀有射牲之法但天子諸侯宗廟之祭並用大牢則當兼射牛  
羊豕逸禮止云射豕者蓋文不具引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  
自射其牲者楚語觀射父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諸侯

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刳羊擊豕亦引以證大祭祀有射牲之法賈疏云據祭天之時牲則饋也若然宗廟之祭秋冬則射之春夏否也祭天則四時常射天尊故也是以司弓矢共王射牲之弓矢此射人贊射牲也諸侯以下則不射案此經及司弓矢並云祭祀射牲蓋通郊廟而言無宗廟之祭秋冬射牲春夏否之說賈氏所云蓋據注引烝嘗禮射豕之文而凡爲之說不知鄭引烝嘗禮者據漢時所存逸禮唯此耳未必祠禴禮無射豕之事也賈又謂諸侯不射與楚語射牛文不合亦非也云今立秋有貍劉云者漢書武帝紀顏注引如淳云漢儀注立秋貍臙伏儼云臙音劉劉殺也蘇林云臙祭名也貍虎屬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故有貍臙之祭也續漢

書禮儀志云立秋之日自郊禮畢斬牲於郊東門以屬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斬牲之儀名曰貍劉又祭祀志云立秋天子入園射牲以祭宗廟名曰貍劉是漢制貍劉天子躬射牲與周法相類故引以爲證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作讀如作止爵之作諸侯來至王使公卿有事焉則作大夫使之介也有爵者命士以上不使賤者疏會同朝覲作大夫介者賈疏云作使也有會同朝覲王使公卿有事於會同則射人使大夫爲上介詒讓案王使卿大聘於諸侯則當以大夫爲上介士爲眾介司士云作士適四方使爲介此射人掌作卿大夫則聘諸侯亦射人作大夫爲上介經不言者文略云凡有爵者賈疏云使凡有爵者命士以上爲眾介也劉台拱云

射人掌孤卿大夫此有爵者當指大夫以上也記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案劉說是也姜兆錫莊有可蔣載康說同射人專掌卿大夫下文大賓客作卿大夫從作大史及大夫介大夫喪作卿大夫掌事皆不及士是其證經云作大夫介又云凡有爵者明介之外凡使卿大夫將事者並此官作之非謂此官兼作上中下士也 注云作讀如作止爵之作者賈疏云讀從特牲少牢三獻作止爵按彼主人主婦二獻尸訖賓長爲三獻尸爵止鄭注云欲神惠之均於室中使主人主婦致爵訖三獻則賓長也賓長作起前所止之爵使尸飲之讀從者取動作使之義也詒讓案此擬其音以見義也鄭注特牲云謂三獻者以事命之作起作起與役使義亦相因故象胥注云作使也與彼義同鄭意



此作大夫介凡有爵者亦謂射人以事命使彼二者作起爲介也凡經云作某事作某官者義並同云諸侯來至王使公卿有事焉則作大夫使之介也者謂問勞禮賜贈送諸事有使公卿行者則作起大夫使爲之介以往也云有爵者命士以上者大行人云等諸臣之爵注云爵孤卿大夫士也是鄭謂命士以上並爲有爵者今案士介當是司士作之非射人所掌此凡有爵者當依劉說廣含孤卿大夫而不及士與它職不同鄭說未允云不使賤者者以介與眾介皆與使者爲副貳故不使賤者爲之賤者謂不命之士及庶人在官者以下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倅車戎車之副疏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者依鄭賈義謂命士以上今案當亦指孤卿大夫言之無命士戎車有

倅車者備革路有損壞則王當乘其副必令有爵者乘之者以  
王所乘不敢虛之也士喪禮注云貳車君出使異姓之士乘之  
在後據彼注則此有爵者亦當爲異姓之臣但彼注云士乘而  
此經司士不云令士乘倅車者疑文略抑或士卑不得乘王車  
矣 注云倅車戎車之副者賈疏云王出征伐王乘戎路副車  
十二乘皆從王行則使有爵者命士已上乘之知倅車戎車之  
副者戎僕云掌王倅車之政鄭云倅副也有大賓客則作卿大夫  
從作者選使從王見諸侯疏有大賓客者賈疏云大賓客不言  
會同則是秋冬覲遇并春夏受享在廟之時從王見諸侯也案  
司士疏謂此雖不云會同明會同與賓客同與此疏說異彼疏  
爲允 注云作者選使從王見諸侯者此亦訓作爲使也王選

卿大夫之賢者從見諸侯以備使令此官則作使之戒大史及大夫介戒戒其當行者覲禮曰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氏右疏戒大史及大夫介者大史亦下大夫特言之者以大史有錫命之事諸大夫則爲介其事不同故也賈疏云此謂王有命使三公命諸侯及衣服就館賜之時則射人戒大史及大夫與諸公介注云戒戒其當行者者大史與大夫非一人考其次當行者則戒之也引覲禮曰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氏右者覲禮載王賜侯氏車服之事禮今文經大史氏右作大史是右鄭彼注云言諸公者王同時分命之而使賜侯氏也右讀如周公右王之右是右者始隨入於升東面乃居其右古文是爲氏也此引之者證大

賓客當特戒大史也賈疏云大史氏右者謂於西階東面之時  
大史在公之右命侯氏也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  
其廬不敬者苛罰之僕人大僕也僕人與射人俱掌王之朝位  
也王崩小斂大斂遷尸于室堂朝之象也檀弓曰扶君卜人師  
扶右射人扶左君薨以是舉苛謂詰問之疏大喪與僕人遷尸  
者謂王喪五日小斂七日大斂此官與大僕同遷尸相與爲官  
聯也互詳小宗伯疏云作卿大夫掌事者賈疏云謂王喪宜各  
有職掌詒讓案此則宜兼有后世子之喪與上遷尸唯據王喪  
小異云比其廬不敬者苛罰之者賈疏謂若宮正所云親者貴  
者居廬當比其本服親疏及貴賤案比其廬謂校比其居廬之  
人數并糾察其禮儀也不敬者苛罰之亦卽比之事春官世婦

云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奠哭不敬者而苛罰之與此事相類  
蓋世婦比命婦此官比命男內外職掌互相備也賈謂比其親  
疏貴賤義未眩 注云僕人大僕也僕人與射人俱掌王之朝  
位也者賈疏云見大僕掌內朝射人掌正朝掌事是同周禮又  
更無僕人職故知是大僕詒讓案大射儀有僕人正僕人師僕  
人士相工當是大僕又左襄三年傳國語魯語晉語並有僕人  
杜預以爲御僕蓋僕人者通舉官長徒屬之稱大僕與御僕同  
官屬故大僕御僕通得稱僕人也云王崩小斂大斂遷尸于室  
堂者于亦當作於知此大喪不兼后喪者以后喪遷尸自有婦  
官執其事以職掌秩次相推約疑當世婦宮卿及女御同遷之  
非此官所掌故鄭唯云王也賈疏云始死於北牖下遷尸於南

屬下又云小斂於戶內是遷尸於室小斂訖遷尸於戶外又遷尸小斂大斂於阼階大斂訖又遷尸於西階以入棺是遷尸于室也云朝之象也者常朝皆在廷此大小斂在堂室雖不在廷以臣見君尸亦有朝象鄭言此者欲見射人與大僕遷尸亦因同掌朝位故使爲職事也引檀弓者證射人與僕人遷尸之事射人下監本毛本有師字案檀弓亦有鄭彼注云扶君謂君疾時也人當爲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君薨以是舉不忍變也彼舉卽謂遷尸故彼又云叔孫武叔之母死旣小斂舉者出戶亦是也云苛謂詰問之者廣雅釋詁云何詰問也苛何聲近字通互詳宮正及春官世婦疏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猛獸虎豹熊羆之屬擾馴也教習

使之馴服王者之教無不服**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者獸人冥氏穴氏搏取生獸以與此官養之亦相與爲官聯也 注云猛獸虎豹熊羆之屬者說文犬部云猛健犬也引申爲野獸健者之稱云擾馴也者大宰注義同云教習使之馴服者古有教擾猛獸之術史記五帝本紀云黃帝教熊羆貔貅龜虎列子黃帝篇云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鴛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鵙鷃之類无不柔者柔與馴擾義同彼牧正兼養野禽獸與牧人牧師養家獸不同疑卽此官及圉人之屬云王者之教無不服者兼釋官名服不之義凡祭祀共猛獸謂中膳羞者獸人冬獻狼春秋傳曰熊蹯不孰**疏**凡祭祀共猛獸者與獸人圉人爲官聯也 注云謂中膳羞者者謂若膳夫云羞用

百有二十品及庖人六獸共王及后世子之膳羞中有猛獸之  
肉賈疏云上云養猛獸則猛獸皆養之此言祭祀所共據堪食  
者故鄭云謂中膳羞引獸人冬獻狼者證猛獸亦中膳羞庖人  
注說六獸有狼引春秋傳曰熊蹯不孰者左宣二年傳晉靈公  
不君宰夫胹熊蹯不孰殺之引以證熊蹯中膳羞亦猛獸之一  
也庖人六獸先鄭注有熊釋文云蹯掌也賓客之事則抗皮鄭  
司農云謂賓客來朝聘布皮帛者服不氏主舉藏之抗讀爲亢  
其餘之亢玄謂抗者若聘禮曰有司一人舉皮以東疏注鄭司  
農云謂賓客來朝聘布皮帛者服不氏主舉藏之者覲禮云四  
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鄭彼注云初享或用馬或用虎  
豹之皮是朝覲布皮帛之事又聘禮云賓祿奉束帛加璧享庭



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賓入門左升致命張皮公  
 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公側授宰幣皮如人右首而東  
 彼注云皮虎豹之皮凡君於臣臣於君麋鹿皮可也是聘布皮  
 帛之事也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是庭實用皮亦取服  
 猛之義故亦使服不氏舉藏之廣雅釋詁云抗舉也云抗讀為  
 亢其讎之亢者賈疏云讀從僖二十八年城濮之戰子犯云背  
 惠食言以亢其讎引之者取亢舉之義也段玉裁改讀為為讀  
 如云讀如今本作讀為誤也此擬其音耳不若馬質注用亢禦  
 義也丁晏云抗从亢聲梓人故抗而射汝大戴禮作亢云立謂  
 抗者若聘禮曰有司二人舉皮以東者聘禮說受聘賓介私覲  
 事後鄭以此抗皮與彼舉皮義同賈疏云後鄭引聘禮者增成

先鄭義二人者卽服不氏也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贊  
佐也大射禮曰命量人巾車張三侯杜子春云待當爲持書亦  
或爲持乏讀爲匱乏之乏持獲者所蔽立謂待獲待射者中舉  
旌以獲疏射則贊張侯者通三射而言與射人爲官聯也云以  
旌居乏而待獲者司常共旌與此官始則以旌負侯繼則去侯  
居乏以待獲終則以旌唱獲也王獲旌以大常亦兼有翻旌之  
屬詳司常疏 注云贊佐也者外宗注義同引大射禮曰命量  
人巾車張三侯者鄭彼注云巾車於天子宗伯之屬掌裝衣車  
者亦使張侯侯巾類曾釗云大射諸侯禮射人職日以狸步張  
三侯是張侯射人掌之蓋諸侯官省故以巾車量人同兼攝王  
朝官備故仍歸射人案曾謂此官贊射人是也鄭引大射亦證

周禮正義 禮五十八

四十五 楚學社本

五百四十九

張侯非一官耳非必謂天子諸侯禮同也杜子春云待當爲持書亦或爲持者徐養原云持爲字之誤與儀禮公食大夫左人待載古文作持同鄭於二經俱從待云乏讀爲匱乏之乏者車僕先鄭注同詳彼疏云持獲者所蔽者杜破待爲持蓋謂執持獲旌與御僕持嬰義同射人三容先鄭注云容者乏也待獲者所蔽也先鄭蓋亦不從杜讀詳彼疏云立謂待獲待射者中舉旌以獲者此不從子春破待爲持也大射儀云司馬師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負侯者皆適侯執旌負侯而侯又云司馬正命去侯負侯皆許諾以宮趨直西及乏南又諾以商至乏聲止授獲者退立于西方獲者與其而侯又云乃射獲者坐而獲舉旌以宮偃旌以商鄭彼注云欲令射者見侯與旌深志於侯中也

負侯獲者也天子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掌以旌居乏待獲  
析羽爲旌大侯服不氏負侯徒一人居乏相代而獲參侯干侯  
徒負侯居乏不相代坐而獲坐言獲也案大射所云獲者卽服  
不之徒主唱獲者也王及畿外諸侯大射皆三侯侯各一乏乏  
各以獲者一人居之射人所謂三侯三獲三容是也依鄭大射  
注約之則王大射未射時則服不執旌負熊侯而立別令其徒  
一人居熊侯之乏其虎侯豹侯各以服不之徒執旌居之無居  
乏者及射時則司馬正命三負侯者各去其侯而適乏服不以  
旌長其徒而同居熊侯之乏其徒二人各以旌居虎侯豹侯之  
乏射中則居之者各舉旌而唱獲蓋能侯服不負侯射則其徒  
代而唱獲虎侯豹侯則先負侯後唱獲卽以服不徒一人兼之

不相代其賓射亦三侯燕射一侯侯制不同負侯待獲事則一也

射鳥氏掌射鳥鳥謂中膳羞者鳧鴈鴝鴒之屬疏注云鳥謂中

膳羞者者庖人掌其王及后世子之膳羞內有六禽先鄭注以爲鴈鴝鴒雉鳩鴝又膳夫王羞百二十品其禽皆使此官射之云鳧鴈鴝鴒之屬者據內則說膳羞有此諸鳥也鴝釋文作鴝說文鳥部云鴝鴝鳥也肉出尺截重文鴝鴝或从包詩陳風葛門孔疏引陸璣疏云鴝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鴝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爲羹雝又可爲炙案說文肉出尺截疑當作肉中炙截卽謂中膳羞也莊子齊物論有鴝炙爾雅釋鳥別有鴝鴝鴝乃小鳥卽鴝鴝也與單名鴝者別祭

祀以弓矢毆烏鳶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烏鳶善鈔盜便汗  
人疏祭祀以弓矢毆烏鳶者毆唐石經作毆今從嘉靖本及明  
汪道昆本正阮元云釋文作毆按毆从支說文之古文驅也與  
爻部之毆絕不同唐石經大誤案阮說是也此經毆字凡七見  
占夢云毆疫此職云毆烏鳶方相氏云毆疫毆方良冥氏云以  
靈鼓毆之庶氏云毆蠱壺涿氏云以炮土之鼓毆之占夢之毆  
字釋文無音唐石經亦損缺無以及其異同此職及方相氏冥  
氏庶氏壺涿氏諸文釋文並作毆音起俱止于一反則皆古文  
驅字也唐石經並作毆張參五經文字音一口反與釋文不合  
殆不足據又案此經驅逐字並作毆驅馬字又並作驅若大司  
馬田僕之驅逆大僕小臣之前驅大馭之逐驅之是也此如觀

風灋祀之例同一字而錯出蓋此經字例與說文本不同也云  
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者賈疏云以其會同皆有盟詛之禮  
殺牲之事軍旅亦有斬牲巡陳之事故須歐鳥鳶注云鳥鳶  
善鈔盜便汗人者詩大雅旱麓箋云鳶鵂之類鳥之貪惡者也  
孔疏引蒼頡解詁云鳶即鷂也鳥詳羅氏疏一切經音義引字  
書云鈔掠也便汗人謂遺齒汗人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  
夾取之鄭司農云王射則射鳥氏主取其矢矢在侯高者矢著  
侯高人手不能及則以并夾取之并夾鐵箭具夾讀爲甲故司  
弓矢職曰大射燕射共弓矢并夾疏射則取矢者亦通二射而  
言注鄭司農云王射則射鳥氏主取其矢者大射儀云司馬  
正命取矢又云小臣委矢于楅彼畿外諸侯大射禮使小臣取

矢此經使射鳥氏取矢亦王與諸侯禮異也其命取矢者王射則射人掌之亦與彼異詳射人疏云矢在侯高者矢著侯高人手不能及則以并夾取之者大射儀云大侯之崇見鵠于參參見鵠于干干不及地武然則天子三侯豹侯最低其上綱去地亦二丈七尺四寸其虎侯豹侯更有見鵠之增其高可知射時矢若著於侯之高處人手自不能及故必以并夾取之云并夾鍼箭具者釋文云鍼沈云或作鉗後漢書陳寵傳李注引蒼頡篇云鉗持也司弓矢注云并夾矢籥也惠士奇云說文籥箛也箛與鉗同一作鍼皆從金以甘咸得聲丁晏云文選東京賦并夾既設儲乎廣庭薛綜注并夾鉗矢者云夾讀爲甲者段玉裁改爲爲如云讀如各本作讀爲非也此擬其音云故司弓矢職



曰大射燕射共弓矢并夾者賈疏云先鄭引司弓矢職直有大射燕射不言賓射亦同大射燕射也

羅氏掌羅烏鳥烏謂卑居鵲之屬**疏**注云烏謂卑居鵲之屬者

說文烏部云烏孝鳥也烏雛也雛篆文烏从佳咎鳥部云鷦卑居也又佳部云雅楚鳥也一名鷦一名卑居爾雅釋鳥云鷦斯鷦鷯郭注云雅鳥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亦呼爲鷦鳥詩小雅小弁弁彼鷦斯毛傳云鷦卑居卑居雅鳥也是卑居卽烏屬案鵲卽雛之俗釋鳥云鷦山鵲鵲非烏屬而形與烏相近故說文焉隸鳥部鄭廣言烏屬遂并舉鵲也蜡則作羅襦作猶用也鄭司農云蜡謂十二月大祭萬物也郊特牲曰天子大蜡謂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禘細密之羅襦讀爲縹有衣袽之

縞玄謂蜡建亥之月此時火伏蟄者畢矣豺既祭獸可以羅罔  
圍取禽也王制曰豺祭獸然後田又曰昆蟲已蟄可以火田今  
俗放火張羅其遺教疏注云作猶用也者易離象辭明兩作離  
彼釋文引荀爽云作用也毛詩大雅常武箋云作行也方言云  
用行也是作用義同鄭意既蜡則得用細密之羅縞羅縞非此  
官所造作也鄭司農云蜡謂十二月大祭萬物也者據郊特牲爲  
說引郊特牲曰天子大蜡謂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者  
此彙括郊特牲文證蜡爲十二月大祭萬物也並詳黨正齋章  
疏云縞細密之羅者謂罔目之數密可以捕小鳥者郊特牲孔  
疏引舊解云順秋冬殺物故羅氏用細密之羅網以捕禽鳥矣  
云縞蓋爲縞有衣袽之縞者葉鈔本釋文袽作絮云又作縞縞

周禮正義

禮五十八

四元

楚學子社本

五百四十九

有衣衾易既濟六四爻辭段玉裁云讀爲疑當作讀如案段說  
是也凡擬其音例當云讀如易釋文云縞子夏作禱王廙同衾  
說文作絜絜也京作絜李氏周易集解引虞翻亦作禱案說文  
糸部云絜絜絜也引易云禱有衣絜先鄭與許蓋並依京氏作  
絜弓人先鄭注作絜卽絜之誤今本易釋文絜亦誤絜包慎言  
云司農轉禱爲縞縞者衣帛端末之識羅言縞正形其羅之  
細也云玄謂蜡建亥之月者先鄭但以蜡爲十二月大祭萬物  
不辨周正夏正故後鄭補其義謂建亥之月卽周十二月夏十  
月也黨正篇章郊特牲注並同亦詳篇章疏云此時火伏蟄者  
畢矣者左哀十一年傳火伏而後蟄者畢杜云火心星也火伏  
在今十月案此十月亦卽夏十月蜡祭之時後鄭言此者欲見

蟄月蟄畢可以火田故有作羅縵之事火伏詳司燿疏云豺既祭獸可以羅罔圍取禽也者據王制說也引王制日豺祭獸然後田者王制孔疏云按月令九月豺乃祭獸夏小正十月豺祭獸則是九月末十月之初豺祭獸之後百姓可以田獵引又曰昆蟲已蟄可以火田者彼文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此引不同者鄭以意改之案鄭彼注云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孔疏云從十月以後至仲春皆得火田故司馬職云春火弊是也引此二文者賈疏云證十月蜡祭後得火田有張羅之事云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者此鄭據漢俗爲說爾雅釋天云火田爲狩左傳桓七年孔疏引李巡孫炎云放火燒草守其下風此放火張羅亦謂放火而以羅掩其下風也**中春羅春鳥獸鳩**

以養國老行羽物春鳥蟄而始出者若今南郡黃雀之屬是時  
鷹化爲鳩鳩與春鳥變舊爲新宜以養老助生氣行謂賦陽疏  
獻鳩以養國老者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  
孔疏引熊氏云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也皇氏云庶  
老兼庶人在官者左僖二十七年傳國老皆賀子文孔疏云國  
老者國之卿大夫士致仕者也陳祥道云貴胄謂之國子則貴  
而老者謂之國老賤者謂之庶人則賤而老者謂之庶老案陳  
說與熊皇孔說相兼乃備王制云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  
不徒食禮器注云君子謂大夫以上然則此國老卽君子耆老  
亦謂卿大夫致仕者也大司樂國子兼有命士之子則此國老  
當兼含元士之老故孔下兼士言之其庶士以下則以庶人同

爲庶老國老養於國學之東膠庶老則養於郊學之虞庠故文  
王世子云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  
東序卽東膠皆國學也此國老亦兼三老五更羣老言之續漢  
書禮儀志劉注引盧植云選三公老者爲三老卿大夫中之老  
者爲五更是老更卽卿大夫之老故鄭注亦謂皆老年更事致  
仕者也國老之內以老更爲尤尊王制祭義皆云食三老五更  
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是也羣老蓋卿大  
夫之不爲老更以及元士之老雖與老更同處而養且同稱國  
老然其禮較殺若庶老則養於虞庠其尤卑可知而續漢禮儀  
志注引月令章句云三老國老也五更庶老也金鶚云羣老亦  
國老庶老不得與三老五更同食至五更則尤非庶老大戴禮

保傳云春秋入學坐國老于牖前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國老卽三老五更此五更爲國老之確證蔡氏以五更爲庶老非也案金說是也外饗酒正槁人云饗耆老並兼養四等之老遣人司門云養老則又專指死政之老與此國老義異但四等之老同時並養雖地殊禮異而獻鳩助生氣惠宜普及經惟舉國老者文不具耳其養老之時月合仲秋云養衰老授儿杖行糜粥飲食郊特牲云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彼並謂秋養老此經養國老以中春者王制云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注云兼用之備陰陽也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疏引熊氏云天子視學之年養老一歲有七謂四時皆養老故鄭注陽用春夏陰

用秋冬是四時凡四也按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通前爲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世子云凡視學必遂養老是摠爲七也孔氏又駁熊說云或鄭因春而言夏因秋而見冬周冬夏不養老也又春合舞秋合聲是卽春秋養老之事冬夏更無養老通季春大合樂有三養老也熊氏以爲春秋各再養老故爲一年七養老也去冬夏猶爲五義實可疑黃以周云王制周人養老兼用燕饗食鄭注以爲備用養陽春夏養陰秋冬是一歲四舉也而羅氏仲春養國老月令仲秋養衰老舉入學禮盛者言鄭注文王世子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據大胥文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爲言先鄭注大胥亦引月令仲春上丁仲丁以



證然大胥春合舞秋合聲本無與養老之事而文王世子大合樂之養老自指羅氏仲春養國老月令仲秋養衰老之月非四時養老外又有大合樂之養也保傅盧注云仲春舍菜合舞仲秋班學合聲天子視學而遂養老與鄭注合而鄭盧並不據月令季春大合樂以爲說爲養老惟在春秋兩仲月不關季春之事也月令季春大合樂與季冬大合吹同季冬不養老季春亦不養老可知孔疏季春大合樂亦養老一歲二養老熊氏於四時養老外加春秋大合樂爲六又加季春大合樂爲七並非鄭意其實以學禮言止有仲春仲秋兩養老而已案黃說是也熊氏謂一年有七養老熊復無理孔氏已駁之矣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大合樂謂春入學釋菜合舞秋頒學合

聲於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者謂用其明日也是鄭謂  
一年止有春秋二養老之明文與保傅春秋入學之文亦正合  
此中春養國老卽春入學合舞時之養老月令仲秋養衰老及  
郊特牲秋食耆老卽秋頒學合聲時之養老蓋春養用饗禮秋  
養用食禮卽所謂周兼脩三代之禮也至月令季春大合樂與  
中春合舞事相成不必有比月養老之禮二禮經注亦並無季  
春養老之文孔謂一年有三養老尙當刪其一耳其養老有四  
種及春饗秋食之義詳外齋疏 注云春烏鰒而始出者若今  
南郡黃雀之屬者惠棟云御覽郭義恭廣志云黃雀脂肥絕美  
江夏竟陵常給獻大官詔議案續漢書郡國志江夏與南郡同  
屬荊州故物產略同云是時鷹化爲鳩鳩與春烏變舊爲新宜

以養老助生氣者鷹化為鳩月令仲春令文此獻鳩者以為養老之庶羞呂氏春秋仲秋紀高注云禮大羅氏掌獻鳩杖以養疑博會此經獻鳩為鳩杖不為典要也賈疏云此文仲春行羽物案司裘職云仲春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彼注云仲秋鳩化為鷹仲春鷹化為鳩順其始殺與其將止而大班羽物若然則一年二時行羽物云行謂賦賜者司裘先鄭注云行羽物以羽物飛鳥賜羣吏此說與彼同

掌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阜猶盛也蕃蕃息也鳥之可養使盛大蕃息者謂鷺鷥之屬

**疏**

注云阜猶盛也者大宰注義同云

蕃蕃息也者大司徒注同云鳥之可養使盛大蕃息者謂鷺鷥之屬者此謂家鳥也鷺即膳夫六牲之雁爾雅釋鳥云舒鷺鷥

舒梟鷺郭注云鴨也鷺鷥等並民間常畜故掌畜養之祭祀

卵鳥其卵可薦之鳥疏祭祀其卵鳥者與牧人雞人爲官聯也

釋文云卵劉本作卯音卵案劉本蓋傳寫之誤 注云其卵可

薦之鳥者亦謂家鳥鷺鷥雞之屬淮南子本經訓高注云鳥未

敷日卵薦謂薦於宗廟王制庶人春薦韭以卵王祭祀亦有薦

卵之法其雞牲則雞人掌之蓋此官其與雞人雞人共與庖人

內外賚諸官也歲時貢鳥物鴉鳩之屬以四時來疏注云鴉鳩

之屬以四時來者此謂野鳥新序雜事篇莊辛曰隨時鳥是也

詩陳風墓門孔疏引陸璣疏云漢供御物各隨其時唯鴉冬夏

常施之以其美故也案據陸說則鴉冬夏常有鴈則春去秋來

故鄭總云以四時來也鴉詳射鳥氏疏其膳獻之鳥雉及鴉鷺

之屬疏其膳獻之鳥者謂其庶羞若內則說上大夫庶羞二十豆亦謂之膳是也膳夫膳用六牲爲正饌與此義別膳羞散文亦通對文則異詳膳夫疏 注云雉及鶉鴛之屬者亦謂野鳥也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庶羞二十加於下大夫以雉兔鶉鴛鄭注云鶉鴛無母內則載諸膳之目亦有雉及鶉鴛又云鶉鴛屬鄭之蓼爾雅釋鳥云鶉鴛郭注云鶉鴛屬又云鶉鴛母郭注云鶉也青州呼鴛母據公食禮內則爾雅及鄭郭諸說鶉鴛爲一物淮南子時則訓高注云鶉鴛也公食禮賈疏亦據莊子田鼠化爲鶉月令作化爲鶉謂鶉鴛一物非也

周禮正義卷五十八終